

小小说

## 六双毛线鞋

刘德凤

他记起她钩好的第一双毛线鞋,42码,墨绿的底色,黑白相衬的熊猫,憨态可掬的样子,很是可爱。他也很是喜欢,线头收好的那一刻,便喜滋滋地把脚伸进鞋子里,柔软的毛线贴着他的脚,舒服的感觉,连脚趾头都想唱歌似的。那时,这鞋子他曾穿出去,在朋友面前显摆过:“你看,我老婆钩的鞋,又漂亮又舒服,穿一辈子都喜欢。”等他穿旧第六双后,他却厌了。这大冷的冬天,她一针一线,乐此不彼地织那毛线鞋时,他劝她别织了。

他穿惯了意尔康、老人头皮鞋,而那些曾唱过歌的脚趾头,宁愿缩在皮草子底下,过着冰凉拥挤但外表光鲜的日子。即使在家,他也趿着一双有着哈巴狗图案的棉拖鞋,从不肯在她新钩的毛线鞋里屈就。为何?他说:“穿久了毛线鞋,脚上就有了一种毛线的味道,很不好闻。”

但是,没穿多久,他的哈巴狗棉拖鞋就开线了,她找来针线边缝边说:“这买的拖鞋有啥好,不暖和不说,还容易坏掉。”他懒得辩解,甩手走了。

棉拖鞋在这个季末的时候,已经被洗得泛白。原来的光鲜劲一点也没有了,棉似乎跑出来透气,只剩薄薄的两块布黏合着。他再取那双鞋的时候,感觉一股冷嗖嗖的凉气钻了进来,心生悲凉。

他推门进来的时候,表妹拿着半截钩得毫无章法的拖鞋向她抱怨。她耐心地安慰:“是很难钩的,特别是大码鞋,我刚开始学时,不是钩好的鞋子不一般大,就是有的松,有的紧,一只鞋子要反反复复拆个四五次。你别急,肯定会一次比一次钩得好。”也许是因为兴奋,他的妻子拉开了一个柜子。

“你看,这是我给你哥钩的毛线鞋,是不是越来越好啊。”她指给她看她钩的第一双鞋,那双有着熊猫图案的鞋子,蹁足の针脚,不是很仔细地排列着,第二双鞋,可爱的兰花图案,式样又好些,到最近钩的第二十二双鞋,紫色线作的底,白色和红色线相衬的鸳鸯戏水图,精致极了。六双旧鞋,十六双新鞋,新旧都是她的味道,爱的味道,家的味道。“哥,这么多鞋,你穿得了吗?”表妹问他。

她什么时候织了那么多鞋?他也怔在那里,好半天,她微笑着说:“怎么不能穿?以后我老了,就看不清针眼了,现在多钩点留着,等你哥老了,脚就只能穿软和一点的鞋,这毛线鞋,正合适。”他的心为之一颤,终于明白,他这一生的幸福和浪漫,就是穿着她钩的毛线鞋,一起走到那个叫永远的地方。

抢眼低眉

## 诗生活时间

张晓云

我写诗状态分多种,有时灵感突涌,一气呵成,有时忙里偷闲,涂鸦几行,有时闲来无事,拈花微笑,有时潜下心来,蓄势待发……总之要去撞那妙不可言的境遇,那个悲喜与共的才下眉头又却上心头。

这个时候,姐姐总是突然闯进我的生活,她在百忙中抽个空把我的狗窝整理与清洗得焕然一新后,躺在床上歇口气说:“我怎么觉得这天气不冷,不冷,老干活不知道冷。”

不知道冷,不知道偷懒,不知道繁琐,不知道怨人,不知道私心为己,这是长姐如母的作风,这是我有幸遇见的比诗还诗的人间关怀。

从这个情形看,诗如果没有遇见姐,那就是一塌糊涂。但我希望姐别太操心,瞅着空也闲情逸致去。毕竟,有诗意的时间不会多。

诗与生活的分离就是我与姐的分离。

诗生活最温暖的时间,就是我遇见姐,姐与我相逢。



投稿邮箱

hnrzbzp@163.com

家在海南

李焕才

在儋州,如果问你,会唱山歌吗?你摇头。人家马上说:哦,你不是儋州人。的确,山歌已经和儋州人血肉交融。

儋州人都是听着山歌长大的。刚生出来,躺在摇篮里,阿公阿婆的山歌声就在摇篮边荡漾,伴着你入睡。呀呀学语了,大人就教你念山歌,你巴拉巴拉跟着念出一句,大人就赠给你热烈的笑声和掌声。长大了,山歌不时在你的身前身后蹦达。儋州人肚里装满山歌,张开嘴,山歌就脱口而出。人家喂猪在哼着山歌,煮饭在哼着山歌,做工在哼着山歌,走路也哼着山歌……即便是说话,山歌也活泼在语言中;尤其吵架,山歌嵌在话语中角力,言辞活泼生动,机敏激烈,妙趣横生。儋州山歌是儋州人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,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山歌来表达,语句活泼、机智、灵动,有生活的灵活性和质感。儋州人拿山歌来对话,拿山歌来说事,拿山歌来教化,拿山歌来传递信息,又拿山歌来娱乐……在儋州,山歌不仅是一种艺术,更是儋州人的另一种语言。

儋州山歌每句七字,四句一首,讲究平仄和押韵,有七绝诗的体式,念着韵律和顺节奏性强,唱起来婉转流畅,富有音乐的美感。都说当年苏东坡来儋州,就唱七绝诗和春梦婆对

### 面朝大海

## 温一杯月光茶

唐俊珊

望着夜的大海,我们越聊越投机,越聊越投缘,同是东北人说话不拐弯,直来直去直奔主题。

经攀谈得知,老夫夫妇退休前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。退休后来到了三亚,刚来时经常到附近的景点转转,走走玩玩,后来到了天涯海角景区就不去其他的景点了。在游人如织的海边,老夫妇想给游人做点什么事,自己能作什么呢?当了一辈子老师,退休了总不能把讲堂搬到海边吧?后来,他俩商量用小兴安岭伊春的红松籽炒熟粉碎,自制了松籽茶,每天沏上两壶水免费赠与游人。开始送松籽茶时,有人渴了也不敢喝,总是怀疑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,不但不收钱还这么客气,这是少有的事儿,也有人考虑老夫妻年龄大了不花钱白喝茶水不好意思。但时间长了,人们渐渐喜欢上这老俩口,也喜欢他们的松籽茶。如今老夫妻有病或偶尔有事不来时,还会有人惦记着。

看大家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飘溢着松脂香的松籽茶,老夫妻高兴,就觉着这点辛苦和劳累不算什么了。松籽是家乡的特产,他俩用一部分退休工资买来野生的红松籽炒制研磨作成茶,送给海边的游客,松籽有价情无价,甘心付出,不求回报,收获的情和义自然是满满当当的。

“为大家奉松籽茶,我们不图什么,送出去了就心安了,别的什么也不奢望,有那么多的表扬,我们其实并不需要,只要有人需要,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老先生淡淡地说。

“光顾和你聊天了,你也来尝尝这松籽茶吧。”老先生说着,给我也倒了一杯。这时月光正好照在茶水上,金黄的茶水和金黄的月光融合一起,依稀还可以看见茶水中小星星的倒影。

我端起茶杯,向两位老人道了谢,就着皎洁的月光,一饮而尽。噢,好香的茶哟!

喝完茶,我把空茶杯递给老先生。他说:“这壶中还有一半的茶水,送完之后也该回家了。”

望着他俩渐渐远去的背影,我想温一壶海中月光茶,与众多游人一起,举杯邀明月,对影在天涯。

# 儋州山歌

山歌,一唱一和,一对一答,趣味盎然。千百年来,扎根在儋州这片沃土上的山歌根系发达,又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,不断补充,不断丰富,加上历史的滋润,岁月的打磨,已经形成一个完整而又独特的艺术形式。尤其儋州山歌生于乡土,长于民间,蕴涵地方文化的特质,浸润着百姓的智慧,流动着生活的韵味,情感在里边律动,表现手法又灵巧,唱的人满嘴流香,听着入耳生情,动人心魄。据说,那年郭沫若来儋州,听到儋州山歌,激动不已,当场赞叹说: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啊!

儋州山歌表现形式很活泼,有对歌、放歌、清唱、吟唱、表演唱、念词等等,不一而足。儋州人唱山歌,不局限于特别日子,不局限于特定场景,更不局限于歌手;不管什么人,什么时候,在什么地方,情之所至,随之歌出。

所以有一首山歌唱道:

儋州自古歌如海, 山歌多似百花开; 人人都是山歌手, 山山水水是歌台。	儋州的空气四时弥漫着山歌的韵律, 随着你的呼吸吐纳,山歌就涤荡你的心神, 让你时时感觉悠然自得。但是,人在儋州,突然一天听不着山歌, 心里就渴渴的,就感觉没着落。
	那天,我们想饱尝山歌大餐,一

行人到乡下采风。来到一个岔路口,我问一个放牛的小姑娘:小朋友,五湖村怎么走?

小姑娘抬头瞥我一眼,唱:

你去五湖不识路,  
问路正逢指路姑;  
四湖之上六湖下,  
夹在中间是五湖。

我们朝中间那条土路走去,到了。

村口一棵大榕树遮天蔽日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树下的一张藤椅上,戴副老花镜,目光透过镜片落在一本山歌集上,摇头晃脑唱山歌。只见他时而引吭高歌,时而低声吟唱,时而掩卷不语。一群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围坐在四周,情随歌动,忽而欢快愉悦,忽而紧张沉闷,忽而黯然神伤……那老人在唱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改编成的叙事山歌。儋州人喜欢拿历史故事编成山歌,认不认得字的人都听懂。山歌的元素融入故事的情节,推波助澜,生色升华,唱出来如诉如泣,入耳又入心。

听了一会,见村里走来许多人,走出村口,朝东边走去。

打听,六湖村人在请歌爸歌妈来对山歌。我们也跟着去。歌爸歌妈就是专业山歌手。儋州人说:世上最聪明的人,就是歌爸和歌妈。不假,歌爸歌妈非常了得。这七字四句讲



### 流年剪影

## 牛背上的童年

李玉峰

黄昏里的怀旧,最忆梦乡是童年在牛背上骑过的那些蹉跎岁月。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偏僻的稼穡家庭,从六岁起就开始放牛了,是名副其实的放牛娃。1950年代,我家约有五六亩田地,养有一头大水牛。我上有一姐二兄,是家里的劳动力,我最小,放牛的活儿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身上。在村里一大群放牛的孩子当中,我的年龄和个子都是最小的,放牛的历史却又是最长的,从六岁至十一岁,我的整个童年生活,都是在牛背上骑过的。

我家住在陵水河出海口右岸,那是生我养我的宁静而美丽的村庄。茂林修竹,繁花碧草,丛从簇簇,犹如陶渊明曾踏访过的桃花源。早晨,它似慈祥的父亲,送我骑牛出坡,晚上,它又像温柔的母亲,接我放牛归家。

河岸边那片开阔的坡地,长满鲜嫩的青草,是牲畜的天然粮仓。我家那头大水牛,每当吃草时,总有鲜绿的草汁从嘴唇边渗出,因而,它吃过的草地,全都变成了一片湿地。每天傍晚,当一轮雄沉悲壮的落日在水天交接处淌出一片殷红的血浆时,折射在河面上的,便是我骑牛回家的时间。溪水皱起涟漪,五颜六色的鹅鸭开始上岸,它们扇动着柔软的羽毛,“呱呱,哈哈,哦哦……”的叫声为水乡唱晚。溪流中网状般的水青苔,如绿的飘带在水中摇曳,一群群鱼虾蟹贝悠悠悠悠地在水青苔网上来回游弋,忙碌地寻觅食物。每天傍晚放牛回来,我与小伙伴们便一起在河里洗濯,有时还顺便捞回一些鱼虾蟹贝,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,美滋滋地吃上一顿饕餮大餐。

我骑着那头大腹便便的大水牛,在姗姗归去的夕阳下,踏着蹒跚的步履回家。当它驮着最后一缕余辉入栏时,总爱“哞”地一声,仰天长啸,然后四脚一跪,便躺在了栏栅里。此时,它会目不转睛地凝视那繁星闪烁的夜空,似在喃喃自语。它把当天吃下的青草慢条斯理地反刍起来,哪怕是滑到唇边的一小截青草,它都要伸出舌头把断草重新卷进嘴巴里。大地给它的粮食,它一点也舍不得浪费啊。

当我第一次骑着这头大水牛去放牧时,就与它一见钟情了,因为它温顺可爱。我把它当作我家的重要成员,它也像是通了人性似的,每当我与它对视时,都感觉它眼里饱含情愫,欲语还休,有一种深沉的负重感,让我心疼不已。

自从到我家后,这头大水牛就开始了春播秋耕,夏犁冬耙的辛勤劳作,它默默地承受着。在它最初挂上木轭犁田的那段时间里,我看见它的肩头被打磨出了厚厚的血痂,以后,旧的血痂干了脱皮了,新的血痂又形成了,并且一层比一层厚,可谓重峦叠障,父亲常说要给它记头功。虽说年纪渐长,它也日见衰老,髌骨高突,但它的眼神仍充满着一种祥和与安宁,它的忠实与憨厚始终没有改变。每当我趴在它背上,看它啃草或踱步时,便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命运其实极为相似,并且心意相通。这一刻,我便沉浸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,体味着他人无法感知幸福。这种幸福感充盈着我童年的心。

一年四季,我天天与这头水牛朝夕相处,不知在牛背上迎来多少轮曙色黎明,送走多少回风雨黄昏。牛,对于我来说,早已演变成一辈子凝结在里的情感载体,是我童年最难舍去的记忆;牛,对于我而言,已不是一般劳动工具的浅表印象,而是情同手足的亲密伴侣。并且已成为我心中的血性图腾和精神向往。一些难以忘怀的季节的冷暖景致往往让我首先想到了牛的耕作,一些远离文明的诗意的原始图像,往往让我首先想到了牛的品格。对牛葆有的这种感情,我从童年到青年,直至老年,始终不改。到了读小学与初中的那段时期,我也常常逃学回家帮助父母放牛。1970年代中期,我已为人妻父了,但分田到户后,轮到我家放牛时,我还依然是那个放牛娃。

今天,我退休了,告老还乡,但我仍把放牛作为晚年归宿的精神慰藉,每个月都要去几趟昔日常放牧的椰子岛,骑在别人家的牛背上,让自己再度沉浸在“牧童横笛弄清风”的岁月里,重拾童年的生活乐趣。

诗路花语

### 水调歌头·重返知青场

陈健春

小凉河依旧,四十一挥间。  
蔗园鲜灿夺目,舒缓释华年。  
绮梦山川广阔,屯垦豪衷奔野,风雨砺斑斓。  
趁风华正茂,漫道辟难关。

初展翅,星辰近,战沙淮。  
不羁跌宕,敢教丘宇变桑田。  
难忘苍穹问月,革舍谈天欢笑,犹见故人还。  
无悔知青路,树老对潺潺。

### 初冬

陈海金

倚着农历的院墙  
只是一个白眼  
立冬就让一片片雪花  
从头冷到了脚  
仿佛犯错的孩子  
在寒风の咆哮里窜躲  
一不小心  
撞进梅树的怀里  
引来一串咯咯的笑声  
篱笆矮了下去  
村庄慢了下來  
父亲把农谚  
抚摸成滑溜溜的烟杆  
在母亲的叨唠里  
一个烟圈  
飘向茫茫的夜空  
悬成一轮明月  
照亮了谁思乡的梦

### 炊烟

周家海

炊烟是一名快递员  
在秋风的邮件里  
装满了经过灶膛和烟囱  
仔细验视和高温消毒的  
亲情跟思念

它用袅袅升腾的方式  
扶摇直上  
有时眺望遥远的异地  
有时回望  
故园的老屋与小路

它还热衷于  
起早贪晚赶路  
忙忙碌碌  
转瞬就踪影全无  
太阳是它动态的邮戳

炊烟处处是故乡  
乡愁是静静蛰伏在  
老母亲眸子里的牵挂  
它们竟能穿越时空,在我的  
——脸颊上,化作滑滑热汗

### 火山口

崔湘青

我的流苏长裙  
款步走下火山石阶  
风掀起牵绊的裙角  
翘出一尾夏天  
吹佛后青春的苔绿  
那些百年的老宅  
万千年的玄武岩  
千疮与百孔  
有着密集的洞见  
连缀成“美”字开头的村寨  
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  
古朴得像我的外婆  
兼有娘亲的端庄  
桃花肌长青苔  
记忆斑驳  
我用古法黑糖续命  
吃富饷的红薯和谷物  
累累的木瓜树  
眨巴着棕色的,幽邃的复眼  
愿如草木灵动又芬芳  
常伴古村落的喘息



服务读者需求  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